

MAKING DEMOCRACY BENEFIT CHINA

Dialogue with
Professor Yu Keping

让民主 造福中国 俞可平访谈录

说有民主就无法治，要法治就不能要民主，这是危言耸听。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以为讲民主就是否定集中，或者要集中就没有民主，都是极大的误解。以发展民生、去阻挡民主，是一种严重的错误。简单地否定民主的普遍性，正像简单地否定民主的特殊性一样，都是有害的偏见。那种认为中国的民主是协商民主，西方的民主是选举民主的观点，是对民主的无知。以人民民主去否定党内民主，或以党内民主去否定人民民主，都是对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曲解。

闫 健◎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让民主 造福中国

俞可平访谈录

MAKING DEMOCRACY
BENEFIT
CHINA

Dialogue with
Professor Yu Keping

闫 健◎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让民主造福中国:俞可平访谈录/闫健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

ISBN 978 - 7 - 80211 - 831 - 7

I . 让…

II . 闫…

III. ①俞可平 - 访谈录②社会主义民主 - 研究 - 中国

IV. K825.1 D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3290 号

让民主造福中国:俞可平访谈录

出版人 和 龜

责任编辑 贾宇琰

责任印制 尹 琨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236 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0(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京海印刷厂

开 本 787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170 千字

印 张 14.75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前　言

我的第一本访谈录《民主是个好东西》在2006年10月出版后，引发了国内知识界对民主问题的大讨论，其反响之大，出乎我的意料。从我得到的反应来看，众多的知识分子参与了这场讨论，绝大多数读者明确支持我的观点，这令我感到莫大的欣慰。也有一些读者反对甚至批判我的观点，这使我对中国的现状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并让我对一些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从而避免在民主问题上走极端，因而也是一桩好事。还有极少数人在反对和批判我的观点中获得了满足和乐趣，这使我对世情和人性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从而变得更加宽容和警醒，倒不失为一个意外的收获。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中，承蒙学术界和新闻界一些友人的敦促和关爱，我又陆续就中国的民主法治、政治改革、政府创新、公民社会和发展模式等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于是便有了现在的第二本访谈录。

这本集子虽然论及的内容比较广泛，但就我自己而言，重点仍然在中国的民主政治。我力图对大家关心而又容易误解的民主政治问题表明自己的看法，并直接或间接地回答对我提出的质疑和诘难。其实，我的许多观点已经以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并且收录在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

一书中。在这里，我愿意重申以下几点看法。

民主与法治。从根本上说，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互为条件，不可分离，它们共同构成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民主的根本意义是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宪法和法律对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民主。若没有法治，公民的民主权利就有可能随时被剥夺，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民主进程就有可能导致秩序的失控。法治包含法制，但不等于法制。法治首先意味着健全的法制和严格依法办事，但法治的实质意义，是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生活的最高权威。任何个人和任何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服从法律的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一种法治，只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才能真正实行。因此，法治的真谛在于民主。**说有民主就无法治，要法治就不能要民主，这是危言耸听。**

民主与集中。我们通常把民主与集中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样一种“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在这里，民主与集中是同一个政治过程中两个各不相同而又不可或缺的环节。可见，民主与集中作为两个环节，是从政治过程的意义上说的。但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不是一种政治过程。作为一种国家制度的民主，指的是“人民的统治”。任何一种国家制度都需要权威，需要集中，需要秩序，需要服从。民主制度也不例外，民主政治同样需要权威和集中。因而，无论从国家制度的意义上说，还是从政治过程的意义上说，**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以为讲民主就是否定集中，或者要集中就没有民主，都是极大的误解。**

民主与民生。中共十七大既突出强调民生，把改善民生作

为各级政府的第一要务；又高度重视民主，把人民民主视作社会主义的生命。改善民生与发展民主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们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既不能将这两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将它们对立起来。不能认为重视民主就势必忽视民生，或相反，强调民生就势必轻视民主。民主与民生并不相互排斥，民主促进民生，民生需要民主。对于单个的公民来说，经济权益与政治权益都是其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改善民生也好，发展民主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民主和民生是中华振兴和共和国腾飞的两翼，不可偏颇。以发展民生，去阻挡民主，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民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民主亦然。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和普遍价值，有着共同的要素。但是，由于实现民主需要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可能极不相同，因而，世界各国的民主都或多或少会带有自己的特征。例如，民主需要选举、分权、监督、参与、协商、法治，这是其普遍性的一面。但选举、分权、监督、参与、协商、法治可以有许多形式，仅就公民的选举而言，就有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比例代表制与多数代表制，记名投票与无记名投票，等等，这是民主的特殊性。民主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不能只看到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有其共同要素和形式，就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民主模式，以民主的普遍性否定民主的特殊性；反之，同样不能只看到民主的特殊性，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就认为根本不存在民主的普遍性，以民主的特殊性去否定民主的普遍性，认为中国的民主与其他国家的民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把民主**

当作西方国家的专利，简单地否定民主的普遍性，正像简单地否定民主的特殊性一样，都是有害的偏见。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民主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政治过程。真正的民主，应当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和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从理论上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民主进行分类，比如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还有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事实上，不管对民主怎么分类，如果从环节上看，两个环节最重要，这两个环节彼此不能缺失。第一个环节是民主选举。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可人民对国家的统治一般都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间接统治就离不开选举。人类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另外一个更好的办法，来代替选举的形式，把最能代表人民利益并真正对人民负责的官员选出来。第二个环节就是决策，这里面包含了协商民主。当一个官员被选举出来后，一定要有一套制度来制约他的权力，让他在决策的过程中能够更多地听取人民群众、利益相关者及有关专家的意见。可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处于政治过程的不同环节，它们不能相互取代。**那种认为中国的民主是协商民主，西方的民主是选举民主的观点，是对民主的无知。**

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严格地说，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或主权在民，其本义只能是人民的民主。但民主可以存在于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群体，例如政党领域和社会领域，于是便有政党民主、社会民主、精英民主、阶级民主等说法。由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是中国民主发展的现实道路。党内民主是除基层民主之外，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又一重点。如果说基层民主是由下至上推进民主政治的话，那么，党内民主则是由权力核心向外围推进民主。没有党内的民主，就意味着没有核心权力

层的民主。但是，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这一命题本身就意味着，党内民主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人民民主才是最终目标。“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因此，以人民民主去否定党内民主，或以党内民主去否定人民民主，都是对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曲解。

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们的根本目标。我们之所以要把人民民主当作国家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因为民主不是空洞的说教，它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机制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权利，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简而言之，正像本书书名所揭示的那样：发展民主是为了造福于我们伟大的人民，造福于我们伟大的国家。

俞可平

2008年冬于京郊方圆阁

目 录 | Contents

前 言 1

◇增量民主◇

让民主造福中国 3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14
中国民主增量发展 24

◇中国模式◇

解放思想不是空谈 37
“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 51
中国道路与政府创新 64

◇体制改革◇

维护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进步 71
中国治理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 85
反腐需要突破 103

◇政府创新◇

没有制度保证的地方，政府创新会裹足不前	113
地方政府创新成功经验应尽快上升为国家制度	119
政府创新不能搞政治秀	125

◇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发展与民主政治建设	131
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	145
打造与经济大国相适应的文化实力	161

◇学问人生◇

民主是个陀螺	171
浙江人俞可平	179
俞可平：大言不希声	183

◇演讲评论◇

政治学者的责任

——在杜伊斯堡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典礼上的演讲	193
-------------------------------	-----

生活中的政治学	199
---------------	-----

让民主造福中国

——评俞可平的民主思想	209
-------------------	-----

编后记	226
-----------	-----

增量民主

【访谈】

让民主造福中国

——访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

虽然持续的外部压力或外部影响可能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某种重要作用，但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人民才是国家政治走向的主人。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对于中国政治未来的分析是决定性的。首先，中国领导人寻求政治改革的动力是什么？其次，有哪些因素或障碍阻止他们这样做？第三，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方略才能克服这些障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没有人比俞可平更为明晰。

——李成

美国汉弥尔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李成一定是关注俞可平很久了，并且一定是非常熟悉俞可平所有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著作，否则他不可能在《让民主造福中国》一文中如此行云流水般地解构俞可平。正因为如此，当清瘦而健谈的俞可平坐在记者面前时，记者决定借用李成的标题，这也正是俞可平眼里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路线图上最醒目的一块标记。

意识形态变迁引导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效果

(背景：2006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在显要位置发表了俞可平的政论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文章引来一片叫好声，也引来一片“叫骂”声，并由此在中国学者和官方媒体间发起了一场遍及全国的、公开的对民主问题的讨论。)

记者：您的这篇文章我仔细研读了几遍，确实感觉好，好就好在它深入浅出地讲明白了什么样的民主对中国老百姓是最有好处的。这样一篇内容客观、文字平实的文章，却在相反的两个方面都引起了很大反响。对此，您是否有心理准备？

俞可平：有准备，但反响之大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篇文章本身就是有意而为，不是随便之笔。

记者：为什么？

俞可平：有几个原因。改革开放快30年了，经济发展非常快，政治发展也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总的说来，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民主法治建设，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人民群众生活越来越好，对民主政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现实的发展迫切需要推动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比较重要。一直以来，包括现在，我们对民主存有偏见。我是一个研究政治学的人，觉得自己有责任来纠正这些偏见，以求最大限度地在社会上达成对民主的一种共识，没有这样一种共识，民主的推进就会相当困难。我认

为，在民主问题上我们起码应当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即建设一个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必由之路；民主法治是使国家繁荣、人民幸福、社会安宁的不二法门。

一种偏见就是把民主与西方的、美国的民主等同，似乎一提民主就意味着三权分立、多党执政。这种偏见现在仍有市场，前几天我看到网上有一篇很流行的文章，观点是反对民主，理由是搞民主就是导入西方政治。文章说，你看，中国不搞民主多好啊！中国不搞民主，才有这样的发展速度，才有这样的社会安定，其他国家搞了民主，像巴基斯坦、泰国都在动荡。其实，他的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听起来，他很“左”，但其实很“右”，按以前的政治话语，叫“形左实右”。因为他否定了我们中国现在是在走民主的道路。

第二种偏见是民主的迷信，认为民主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民主有不少内在的局限，有许多的无奈，它不是万灵药。

第三种就是把民主与法治对立起来，认为要了民主就要不了法治。民主和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法治的实质就是指法律是最高权威。如果不是在一个民主的制度下，怎能做到这一点呢？那一定是某个组织或是某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你发现没有，大力倡导法治的法学家，通常也是民主政治的积极倡导者；反之，积极倡导民主的政治学家，通常也是法治的坚定拥护者。因为他们懂得民主和法治的真谛。个别人将民主与法治割裂开来，以法治来反对民主，或以民主来反对法治，若不是对近代民主法治的无知，就可能是另有企图。

还有一种偏见就是把民主和集中对立起来，这也是一种误解。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是从政治过程的意义上说的，指的是一种决策方式。而当我说“民主是

个好东西”时，“民主”是从国家制度意义上说的，指的是一种国家制度。你想想，哪个国家要民主就不要集中了？要民主就不要权威了？美国的民主制度是西方代议民主的典型代表，可它的集中也是非常厉害的。在西方国家，美国总统的权力是最大的。为了反恐，他可以搞大面积的监听，民众有再大的反对意见也没用。

记者：有部分学者表示，他们赞同您的观点，更欣赏您的勇气，言外之意，似乎认为像您这样大张旗鼓地来谈民主，是件不容易的事，或者担心自己讲民主的话题很有可能招来麻烦。您有过类似的担心吗？

俞可平：一些人的担心有一定的现实原因。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 2000 多年人治传统的国家，在我们的传统政治文化中，缺乏法治和民主的内容。建国后，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又有种种偏见，因而，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直在强调民主，强调要建设法治国家，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治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而民主就意味着分权，所以，有些人对民主会有敏感。

但是，我自己对民主的观点、论述和分析是无所畏惧的，也是很有底气的。说得自我夸张一点，就是“无私无畏”：我呼唤民主，除了想让民主造福中华民族、造福中国人民外，没有任何私欲。说得更具体一些，这种底气来自于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中国共产党的长期追求、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和世界历史的潮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我的观点之所以得到强烈的共鸣和支持，就是因为大家都普遍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自身最大的变化，就是逐渐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从革命党变

为执政党的实质性标志，就是党的直接目标从夺取政权转变为维护政权，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政党转型过程，涉及党的社会基础、组织结构、领导方式、政策方针、战略策略、工作方式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大变化。而意识形态即政治理念的变迁则在引导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效果。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通常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先声。中国 30 年改革事实充分证明，思想观念的变革与社会政治的进步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最大的理论创新就是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记者：我们也看到并深切地感受到，正是因为思想观念的解放，现在，包括人权、法治、治理、善治、宪政、合法性、以人为本、公民社会、和谐社会、政治文明、透明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等已成为或将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流词。

俞可平：这些新的观念和新的价值，既是对传统政治思想的超越，也最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这些政治观念有些是过去被忽视的，有些是过去被当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批判的，有些则是改革开放后从西方学习借鉴过来的。无论这些观念源于中国传统思想，还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西方政治思想，它们都深刻地体现着自由、平等、正义、和谐等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都深刻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现在，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讲话还是中央文件都在强调民主，温家宝总理亲自写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讲民主、人权、自由、尊严这些价值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专利，是人类共同的